

# 上编 从“神童”到巨匠

## 第一章 小巷出神童

### 一、就这样爱上象棋

武汉，由汉口、汉阳、武昌三镇组成，旧时俗称大汉口。武汉因地处中国的中部，长江、汉水交汇处，江汉平原东北沿，所以交通十分便利，素有“九省通衢”的美称。这样的先天条件，使武汉在历史上很早就发展成为一个商业重镇。

本世纪 40 年代，在汉口有一条济生左一巷，就具体而微地体现了这个城市的诸多特色。巷内住有百来户人家，大多是以做小生意和出卖手工艺活来维持生计，如泥瓦匠、木匠、理发匠、卖小菜的、卖冰棍的等等，总之属于贫民阶层。著名影片《七十二家房客》，展现的就是与之极为类似的生活景象。

在这条巷子里，最出名的一户人家，是 33 号的李家。户主李东汉，是个木匠，膝下有两儿一女，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基本上靠李木匠一人的收入支撑。李木匠之有名，倒不是因为他的木匠活做得多么出色——恰相反，他的手艺实在是太一般了——而是因为他下得一手好象棋，是这个巷子里的棋王。

此时，是解放的前夕。一个政权行将崩溃的时候，一切都显得混乱不堪，李家的生活，也像其他普通老百姓一样，陷入了困境，可以说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李东汉家 1938 年出生的

长子李义庭满十岁的这年，因为家庭的极度拮据，在读了两年的小学后，不得不过早辍学了。面对着这样的生存状况，作为一家之主的李东汉，越来越对自己早年的生活自责不已，感到没有尽到一个男子汉对家庭应尽的责任。

李东汉祖籍在湖北天门的鹤江镇，其父的木匠手艺十分精湛，远近闻名，家中开有作坊。李东汉年少时，因家境富裕，他一直过着舒适无忧的生活，还读过 8 年的私塾。对家传的木匠技艺，他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向父亲学过，倒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他却沾染了不少，其中最厉害的是赌博。成年后，他终日混迹于赌场茶楼，摇骰子、搓麻将、推牌九，凡与赌有关的，他无有不迷，长此以往，既耗损了钱财，更消磨了意志。

30 年代，父亲凭着手艺开始到大汉口闯天下，并渐渐站稳了脚跟，其后就举家迁到了武汉。李东汉娶上媳妇后，便与父亲分家过。可以想象，凭着拙劣的木匠手艺和沉湎其中的赌博恶习，李东汉怎么有能力让一家人过上像模像样的生活？随着家庭人口负担的不断增加，生活日趋艰难，李东汉的赌博习惯，便这样因为无钱可赌而慢慢地戒掉了，剩下来不需要任何本钱的爱好，就是下象棋了。

李东汉虽然喜欢下棋，但水平其实并不人流，所谓巷子里的棋王，也只不过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意思。在这条巷子里，与李东汉可称得上互为敌手的，是一位泥瓦匠黄师傅。武汉是全国“三大火炉”之一，以夏天的高温著称于世。武汉夏季最可怕的特点，是昼夜温差甚小，酷热肆虐一整天，即使到深夜也不减弱多少它的威力，人们躺在床上，常常感到闷热难当，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在这种情况下，夏夜里壮观的露天竹床阵就是武汉热季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李东汉与黄师傅的棋战，就每每在巷子口的路灯下摆开，几张竹床拼在一

起，既是舞台又是观众席，热热闹闹的场面，一般都要延续到下半夜。

到了冬天，战场就移到了巷子里一个姓杨的老板家。杨老板家境殷实，拥有一间上下两层楼的大房子，面积有 200 多平方米，各方面条件在这条巷子里都是数一数二的。杨老板也喜欢象棋，所以乐于将棋友们聚到家里来过瘾。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观弈的行列里李义庭的身影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到后来他就成了最忠实的观众，常常要陪父亲散场一起回家。

连李东汉也觉得奇怪，他从来就没有教儿子怎样下象棋，但李义庭不知从哪里就学会了这种游戏。也许是辍学在家无所事事，也可能是象棋这种东西与李义庭沉静多思的性格特别结缘的缘故，李义庭很快就对象棋入迷了。他先是与巷子里同龄的孩子们对弈，但没多久那些孩子们就全都不是他的对手了。不满足的他，开始大着胆子向左邻右舍的叔叔伯伯们挑战，同样地，也没用多少时日，那些大人们也输得一塌糊涂，再也不好意思与小小的李义庭在棋枰前对坐了。在李义庭的生活里，他第一次在朦胧中感受到了英雄寂寞的滋味，他内心渴望着走出这条济生左一巷。

下象棋在当时既不被看成是一门职业，更不被看成是一项艺术，在人们的心目中，它只是一种用作消遣的游戏，甚至是一种用作赌博的工具。看着儿子这样迷恋象棋，李东汉的内心充满着无可奈何的情绪。因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玩物丧志的惨痛教训，李东汉更想让李义庭学一门将来能够养家糊口的正当手艺，以免重蹈自己的覆辙。但是，李义庭应该学什么呢？李东汉也感到很茫然，最关键的，是他此时已没有任何能力来设计儿子未来的成长道路。他只能听之任之。

## 二、父亲摆了个棋摊

全国刚解放，百废待兴，李家的日子依然困窘。无奈之下，李义庭的母亲也不得不出门找事干了。母亲是个小脚女人，典型的旧式家庭妇女，也没有什么生活技能，只得每天到菜场卖小菜。每天清晨，看着母亲挑着两担总共 50 斤重的小菜，蹒跚着去两站路外的菜场时，李义庭的心里就感到一阵酸楚，他此刻唯一的愿望就是盼着自己能够快快长大成人，为可怜的母亲分担这种生活的重担。

1951 年 5 月 26 日下午，武汉市长江边的重划区发生了一场大火，焚毁民房三千余户，受害居民达一万多人。火灾之后，那一大片地方就荒废闲置下来，久而久之，倒渐渐地自发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游乐场所。为了方便称呼，人们把它叫作“重划火场”。

因为无人管理干涉，重划火场的自由式发展非常迅猛，一时成为了武汉市市民最爱去的一个热闹地方。在那里，每天汇集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唱戏的、说书的、耍猴的、做小买卖的、摆棋摊的，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因为有棋摊的吸引，李家父子免不了也去重划火场消遣。慢慢地，他们发现，那里的棋摊上，几乎荟萃了武汉市棋坛所有的一流高手，如罗天扬、周渭滨、杜晓天、潘继安、马志新、赵汉卿、黄方大等人，全是那里的常客。当时的武汉棋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重划火场竟然在无形之间，自发地形成了一个棋艺交流的中心，一时盛况空前，蔚为大

观。

摆棋摊是个很简单的事，用两副竹床或两张床板，外加十几个小矮凳即可，棋友们来下棋，所费也甚少，下一盘只需付两分钱的“盘子”，而且这钱由输家出，若是个高手，在摊上厮杀一天，甚至可以做到“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有天，一位相熟的棋友又在重划火场碰到了李家父子，便半开玩笑地对李东汉说：“李师傅，你也可以在这里摆个棋摊，一来你自个下棋方便，二来也多少是个收入。”可没想到，听了这话，李东汉竟一下涨红了脸，忙摇手说：“我不做这个，不做这个。”

别看李东汉已过着十分潦倒的生活，但他总还惦记着自己终究是个读书人出身，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那样，还不肯放下自己最后的那点架子。在他看来，做木匠活已多少有些委屈自己了，但这还多少算得上是一门正经手艺，可摆棋摊算得上什么玩艺呢？尽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和顾虑，然而摆棋摊对他也不无诱惑，毕竟收入来得比较快，而且，也比做木匠来得轻松快活。

经过了一些日子激烈痛苦的思想斗争，李东汉也终于在重划火场摆上了棋摊。这样的抉择，对李义庭来说，无疑是正中下怀，不花钱就可以在棋摊上尽情享受，天下还有比这更美的事吗？

没有想到的是，李东汉的棋摊一下就火了起来，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小摊主李义庭的吸引力。李义庭虽然只有13岁，但棋艺水平已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了，少年英雄总是令人感兴趣的，所以许多人就慕名而来，要亲自试一试他的“功力”。李义庭则乐得有棋下，忙着接纳各路“好汉”，一般来说，每天可下几十盘棋。如此大的对局量，加之广泛接触了各

种风格流派，所有这些，对李义庭的棋艺更上层楼，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的棋，在这段时间已开始引起那些一流高手的注意，当然，他目前的水平，还没有资格与棋坛大腕过招。没有棋下的时候，李义庭就跑去看那些名手对弈，在一旁细心揣摩他们棋艺的高妙之处，衡量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差距，然后常常着急地想：什么时候，我才能坐在他们的对面这样下上一盘？

### 三、拜了个名师

武汉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城市，夏天以“火炉”著称，但冬天却冷得厉害，最冷的时候，摄氏零下的温度也有相当长的时期。冬天，武汉人的户外活动明显减少，重划火场的这种自发式的游乐场所在火红了大半年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冷清下来。再后来，重划火场得到政府的重新规范管理，它便从此结束了这段非常特殊的历史。

一段时间里作为棋艺活动中心的重划火场消失了，武汉的棋手们只得开辟新的活动场所，而茶馆这种地方便成了他们的首选。解放前和刚解放那阵子，棋手的地位低微，很多名手连工作都没有，只得靠在茶馆里以棋博彩为生，生活是颇为窘迫的。

那时大汉口的茶馆很多，而在棋上最负盛名的则先有新市场（现在的民从乐园）里的湖北棋会（一个自发的松散组织），后来则是安全茶楼、惠然来茶楼、汉乐春茶馆和洞天居茶楼。当时这几个茶馆轮流作中心，棋手大多不敢在一家茶馆活动太

久，因为解放初期公安局抓赌很厉害，而那时在茶馆里下棋很少是不带彩的。渐渐地，中心遂移至洞天居茶楼，至于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由于该茶楼的管账先生亦爱好像棋的缘故。

说到武汉棋坛的“茶馆时代”，有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杜晓天先生。杜晓天原是西南一带的象棋名手，获得过昆明市象棋冠军，他曾在重庆当记者，解放前夕来到汉口。此人不仅棋上功夫了得，更兼有组织才能。此前武汉棋坛虽然热闹，但终究显得势力分散，“中心”不明确，他来了后，热心操办比赛、表演活动，慢慢地把大名手都拢到一起了。

“洞天居”坐落在汉口最繁华的江汉路上，有上下两层楼，楼下主要卖熟食、早点，楼上则摆有几十张大圆桌，还隔有几个包间，最多时可坐几百人。下棋主要在楼上进行，逢有名手比赛、表演的时候，包间就成了对局室，外面就成了观战室，挂起大棋盘让爱好者欣赏。大棋盘这样的形式，就是杜晓天率先引进到武汉的。

茶馆里不仅仅是本地名手的活动场所，它还兼负有对外地棋手送往迎来的任务。旧时成名棋手常爱云游四方，一是为了谋生，一是为了广交棋友、切磋技艺。“洞天居”就时时举办“埠际友谊赛”，让本地、外地名手同台献技。名手参加这样的比赛，是要有出场费的，就像现在走穴的歌星一样。出场费一般从茶水收入里提取，因此，逢有赛事，茶水就会涨价，茶楼老板也很高兴。

当时的武汉棋坛，最有影响力和“票房价值”的棋手是有“华中棋王”美称的罗天扬先生。他是湖北黄冈人，生于1887年，出身白铁工人，二十岁便以棋艺鸣于时。三十岁后，为了磨炼棋艺，挟技远游，曾在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等地以棋会友，担任过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象棋指导，及同乐会的名誉象

棋指导等。1930年他曾在上海与七省棋王周德裕作过多次公开和私下的对局，功力悉敌，更是名声大振。在武汉，人们一般叫他“洋铁”，知道其姓的，便叫他“罗洋铁”。

罗天扬喜欢剃光头，再戴上一顶米色绒织八角帽，常着一身鲁迅似的长衫（夏天则是短衫）。左边嘴角长有一粒黄豆大的痣，痣上又有几根花白的长毛，这样的形象打扮，便非常地引人注目。

在父亲的带领下，李义庭也开始涉足各茶馆。李义庭去茶馆，当然不是为了喝茶消闲，而是为了下棋、看棋。1952年10月底的一个上午，李家父子到离家最近的安全茶楼去。一进茶楼大门，他俩就看见罗天扬、杜晓天、周渭滨三人正围着一张桌子品茗论棋。李东汉因与他们早就相熟，便赶紧拉李义庭过去寒暄问好。

罗天扬也已对李义庭有印象，便对李东汉说：“这是你儿子，他的棋下得不错。”

李东汉忙说：“哪里哪里，小伢的棋毛毛糙糙，还请罗先生多多指教。”

罗略为沉吟，说：“跟我学棋当然可以，不过，棋光在汉口下，是达不到一流水平的，最好是有机会到各地去走走。”

李东汉见罗天扬这么快就应承下了带李义庭，真是满心欢喜，马上说：“这也得仰仗您罗先生了，义庭以后就交给您了。”

虽然没有举行正式的拜师、收徒仪式，但罗天扬与李义庭的师徒情份就这样定了下来，而这段佳话，也在武汉棋坛慢慢地流传开来，广为人知。

#### 四、“小神童”之名的由来

李义庭在几个前辈高手的提携关怀下，棋艺有了明显进步，这时候，有好心人便提醒罗天扬：“教会徒弟会饿死师傅，你现在把李义庭带出来，小心他将来把你的饭碗给抢了，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罗天扬听了，正色回答道：“我现在最大的心思，就是要为武汉培养出一个能在全中国叫得响的顶尖高手，其他的事嘛，我想都没想过。如果义庭将来真有大造化，我高兴都来不及，哪里还会后悔！”

这话后来传到李义庭耳朵里，他听了只觉得自己真是三生有幸，遇到了罗先生这样高风亮节的棋艺领路人。

除罗天扬外，老一辈棋手周渭滨、杜晓天也对李义庭的成长倾注了很多心血。周渭滨患有肺病，身体弱，长得瘦，又因为他是个“地包天”，大家便唤他“周瘪嘴”。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秀才”，这是由于他在老一辈棋手中读书较多，文化较高的缘故。平时在茶馆下棋，周渭滨常随身带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棋书和笔墨，闲时便看看书，或做一些对局记录。

像这样的场景见得多了，李义庭便开始从周渭滨那里借棋谱、棋书回家来看，而象棋世界里更为深奥迷人的崭新领域便在他面前展开了。对李义庭，周渭滨是有求必应，有时还主动推荐一些名家的著作给他。陆陆续续地，李义庭读了不少棋书，既开阔了眼界，更打下了棋艺理论基础。这其中有四部著作给了李义庭很大的影响，那就是杨官璘著的《弈林精华》、

何顺安著的《象棋大观》、屠景明著的《象棋讲座》和谢侠逊著的《象棋谱大全》。而最让他为之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弈林精华》中所体现出的杨官璘那高深莫测的境界，他在如饥似渴地吸取杨官璘棋艺精华的同时，也在内心里不断地追问自己：什么时候我才能与杨官璘面对面坐着下上一局棋？什么时候我才能达到他那样的造诣？

受这些棋书的影响，李义庭也开始学习把自己对弈过的棋记录下来，以便复盘解拆研究。一般的情况，他都是夜晚在茶馆下棋的时候多，如果回家晚了，没有时间记，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做的首件事，就是将头天的对局追记下来。不过，他的记录，大多是自己的胜局，特别是自认为赢得精彩的一些棋。

这时候，他在残棋的学习研究上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首先是将屠景明写的《实用残局》这本小册子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研读了一遍，并把它全部深深地记到了脑海里，同时他对一些著名的古代排局如《七星聚会》《野马操田》等也一见钟情，反复揣摩演变，力图穷尽其妙。他对这些排局所下的苦功，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欣赏把玩，而是为了最终提高自己的实战能力，因此，他在平时的对弈中，十分注意把学到的残局知识灵活运用于实战之中，并由此尝到了极大的甜头。

对李义庭几个月来在棋上所下的功夫和所取得的进步，几个老棋手看在眼里，心中暗暗高兴，他们遂盘算着怎样为他提供更多的机会。1953年春末的一天，杜晓天对李东汉说：“我们想安排义庭下下大象棋表演，你看怎么样？”

李东汉一听，这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美事，高兴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有二话，忙笑逐颜开地说道：“这敢情好，只是不知义庭水平够不够？”

杜晓天手一挥，说：“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心里有数。”

李义庭的首场表演安排在洞天居茶楼，对手是武汉名手黄方大。赛前，有件事却让杜晓天颇费踌躇。原来，这杜晓天写得一手好字，表演前茶楼外的海报大都由他撰写，一般来说对弈者都是成名棋手，已有名头，照写上去就行了，可李义庭还是个少年，在棋坛尚无名份，这海报上怎么写才不影响票房呢？几个人琢磨来琢磨去，始终不得要领，突然杜晓天一拍桌子：“我看就写‘小神童’。义庭小小年纪就把棋下到这个份上，很不容易，叫‘小神童’并不过分。”大家听了，也觉得有道理，就纷纷附和：“‘小神童’这个名起得好，就这样写。”

写有“小神童”的海报贴出后，效果出乎意料地好，人们不禁互相打听：武汉棋坛什么时候出了个“小神童”？他的棋到底有多厉害？

表演的这个晚上，看到来的观众比平日还多，杜晓天也为自己的这个突发奇想得意不已。李义庭也没有让前来一睹“小神童”风采的人失望，干净利落地击败了黄方大。这局棋弈至中局，李义庭已占有较大优势，但此时却出现了棋规问题。黄方大用炮长打李义庭的过河车，而这个车除了占据卒林和下二路外，改走其他应法都要吃亏。黄方大认为李义庭的车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如果不走他就可以长打车，应判为和棋。当时棋坛并没有统一的成文棋规，平时对弈都以大家约定俗成的规定来行事。此时，这个局面周渭滨、杜晓天都认为该由黄方大变着。黄方大是个爽快人，听几个权威这样判，也就不再坚持了。

李义庭首场公开表演就力挫老一辈名手，自然引起了轰动效应，人们不禁赞道：真不愧是“小神童”。就这样，“小神

童”李义庭的名声在武汉棋界越传越响了。

## 五、接受高手检验

罗天扬见李义庭在武汉棋坛越来越成了气候，便对李东汉说：“义庭还是得到外地去见识见识，明年我去上海的时候，就带他一起去。”

在李义庭还没有离开武汉去见大世面之前，却在家门口接受了外地高手的考验。1953年初夏，广东大名手陈松顺来到武汉。他的目的地本是上海，顺路到武汉呆几天，见见一些老棋友，切磋切磋棋艺。陈松顺是棋坛的一位传奇性人物，少年时便表现出非凡的棋艺才华，并为“粤东三凤”之一、有“棋仙”美誉的钟珍所赏识，收为关门弟子。钟珍倾其所学，精心栽培陈松顺，遂使其棋艺精进，终为一代大国手。从1942年开始，艺成之后的陈松顺挟技走江湖，曾远征西南，逢人让双马，声誉鹊起。50年代初，陈松顺与杨官璘联袂抗衡各地高手，战绩显赫，人称“陈杨合兵”。

陈松顺到汉口后，并没下榻旅社，而是住在杜晓天家里。当年陈松顺在昆明以棋谋生时，曾得到过杜晓天在经济上的资助，两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此次来汉，住在老友家，正好连床夜话，畅谈棋人棋事，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以陈松顺的大名，来汉口自然引起棋坛的轰动，李义庭在父亲的带领下，于是慕名来到杜晓天家，希望能得到指教。陈松顺听了杜晓天的介绍，对李义庭也非常感兴趣，很爽快地便答应愿意下两盘指导棋。陈松顺是前辈大名手，又是远道来的

客人，两人当然不能平下，于是商定由陈松顺让两先。对弈的结果，李义庭一胜一和。局后，陈松顺还耐心地为李义庭进行了复盘点拨。

陈松顺刚离开武汉，广东棋坛另一享有盛名的高手曾益谦也接踵而至。在少年李义庭的心目中，曾益谦是比陈松顺还要厉害的人物，因为他在平时所读的棋书上，早就了解到曾益谦是“粤东三凤”之一曾展鸿的公子，家学渊源，功力深厚。棋界当时流传着“虎父有虎子”的说法，就是形容曾氏父子的。

曾益谦在汉期间，正是“火炉”开始发威的时候，他过去哪里领教过这般炎热，生活上颇感不适应，特别在饮食方面，觉得很难进口。有次在茶馆聊天时，曾益谦又提到武汉的天气让人热得难受，李东汉便对他说：“如果曾先生不嫌弃的话，以后就到我家吃饭，我要我老婆按先生喜欢的口味做菜。”李家虽然生活困难，但为了李义庭能在棋上学到真本领，那段时间尽最大的努力让曾益谦能吃到可口的饭菜。而李义庭则“近水楼台先得月”，得以与曾益谦对弈了四局。曾益谦也是让两先，战绩是李义庭两胜一负一和。所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何况考察了有四局之多。曾益谦不禁对李义庭的棋才大为赞赏，他对李东汉说：“义庭在棋上前途无量，但还需要增广见识，得到外面去走走，你千万别耽误了他。”李东汉忙回答说：“是呀，是呀，罗先生也总在说这个道理，他已答应明年带义庭到上海去看看。”

赢了两个闻名全国的大名手，按说应该很高兴，但李义庭心里却没有丝毫了不起的感觉，毕竟是让两先的棋，而且自己并未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他明白，与这些顶尖人物比起来，自己还有不小的差距，要努力的地方还很多。

## 六、初闯上海滩

李义庭仍是在茶馆里不断地磨炼着棋艺，日子过得平淡而又充实，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 1954 年的夏天。

一天晚上，有人在茶馆找到李东汉，说罗天扬从上海带口信来，要李义庭马上动身去上海，并留下了罗先生在上海落脚的地址。本来，罗先生还要当时武汉另一年轻好手张润与李义庭一同前往上海，但张因在扬子化工厂有正式工作，脱不开身，这样，李义庭要去的话，就只能孤身独行了。

李义庭要去大上海见世面了，全家人都为他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有几分担心，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而且又是一个人去，路上怕他不会照顾自己。李东汉在为他做临行前的准备时，不免千嘱咐万叮咛，李义庭则兴奋得父亲说什么他都点头称是。

虽然是喜事临门，但外出的费用对李家来说却是个大问题。家里七拼八凑，也只能拿出 8 元钱来，花 4 元买了一张去上海的四等舱船票，余下的 4 元就让李义庭带在身上零用。李东汉又从床下找出一只小旧木箱，简单修理一番后，给李义庭用作装衣服等生活品。既然是出去闯世界，按理还应该好好打扮一下，但李家这样的生活条件哪里有能力给李义庭添置新衣？母亲只得自己动手，翻检出一些黑缎子面的边角余料，赶着为他做了一双新鞋。至于衣服嘛，就只能讲究干净而已了。

出发这天，李东汉把李义庭送到码头，临开船了，他又一次提醒儿子：“出去一趟不容易，一定要跟高手们多下棋，好

好学点高招回来。”

头回坐这种大客轮，李义庭对什么都觉得新奇，而最让他感到满意的，是船上的伙食。每餐只需三毛钱，就可以买到一份不错的饭菜，而且还有荤的，感觉比在家里吃得带口多了。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船终于停靠在了上海著名的十六铺码头。李义庭背着小木箱，随人流上了码头，一时间有些茫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他先后拦住几个人，问去淮海路上的凌云阁茶楼怎么走。可能是别人不知道地方，也可能是语言不通，对李义庭的问话他们只是摇头。突然，他想起随身带着父亲写的纸条，上面是罗先生在上海的地址，便忙拿出来，又去问一个路过的中年人。那人一看纸条，马上告诉他，就从码头这里坐几站有轨电车，下车就好找了。依着指点，李义庭很顺利地就找到了目的地——凌云阁茶楼。此时，天色才刚黑下来。

罗先生并不在茶楼，但显然他已对此事有所交代，因为李义庭一进茶楼，老板就过来给他打招呼，并告诉他罗先生到大世界里的青年会表演去了。李义庭一听，马上来了精神，忙打听了大世界在什么地方，放下行李就出门了。

大世界离凌云阁没有多远，他很容易就找到了。大世界坐落在西藏路上，是一座高大的楼房，乃上海最为著名的游乐场所，青年会擂台就设在大楼的顶层露天平台上。他花两毛五分钱买了一张门票进去，看见罗先生果然在台上下棋，于是就静静地在那里先看起来。待罗先生表演结束后，他走了过去，轻声对罗先生说：“先生，我来了。”罗天扬见是李义庭，非常高兴：“来得蛮快嘛，好，好，先看几天棋，我再要他们给你安排表演。”

就在当天晚上，李义庭第二次见到了陈松顺、曾益谦，并结识了上海朱剑秋、何顺安、屠景明，天津马宽、马国梁等名

将。

50年代的上海，弈风炽盛，堪称棋国藏龙卧虎之地，而每到夏季，各地高手更是云集沪上，或设擂，或攻擂，渴望在此建功立业。当时上海有两个最负盛名的擂台，一是陈松顺为台主，何顺安和朱剑秋为副台主的青年会擂台，另一个则是杨官璘为台主，杭州董文渊和北京侯玉山为副台主的大新公司的擂台。大世界青年会擂台的日常事务由朱剑秋主持，李义庭头几天都是买票进去看棋，后来罗天扬请朱剑秋为李义庭办了一个出入证，从此他就可以免费进场了。因为进大新公司要花钱买票，所以李义庭很少去那里，主要的活动场所还是在大世界。

参加攻擂的棋手，只要给安排了场次，就有棋下，每次下两盘棋，不论输赢，根据棋手水平的高低，以“车马费”的名义，按等级给钱。罗天扬是甲级棋手，便按最高的“车马费”12元给。以罗的棋艺和名声，青年会每月给他安排八场棋，有时再到大新公司下两场，一个夏季的收入也相当可观。

李义庭到上海，本来是怀着一番雄心壮志来打擂台的，却没想到情况的发展完全出乎预料，他根本就没有上场的机会。可以想象，斯时的上海滩有多少英雄豪杰在此出没，而真正能在擂台上抛头露面、一展身手的，却又只限于少数的一些大高手。且不说李义庭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16岁少年，就连不少有相当名气的高手，也难得轮到一次攻擂的资格，只落得私下在茶馆里找人下棋，边消遣边帮补一下生活。李义庭也与他们是一样的境况，白天里就在茶馆里下棋，晚上就去大世界看棋。像这样过了一段不短的时日，不仅李义庭着急，罗天扬也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于是他利用自己在棋界的地位和关系，更加频繁地为李义庭的登台积极活动

他先找老友朱剑秋，请其为李义庭安排表演，但朱考虑到李义庭没有名声，又是个小孩，如果下砸了，影响了票房，他没法向大世界的老板交代，弄得不好，来年老板就不会再让他主持擂台了。没办法，罗天扬只得去求董文渊，因为大新公司的擂台是由董和游乐场经理共同安排的。董文渊外号“小杭州”，成名于40年代，曾击败过七省棋王周德裕，傲视华东棋坛，稍后又显威于香港，被公认为棋坛的重量级人物。董的围棋也有极高造诣，后曾获全国第四名，遂有“双枪将”的美称。可惜的是，他的人品和棋品欠佳，在棋界口碑甚差。董的为人虽然不怎么样，但对罗天扬却是非常的尊重，原因是当年罗云游到杭州时，曾与刚出道的董下过许多盘指导棋，说来两人有师徒之谊。然而，董文渊听了罗天扬的要求后，也感到很为难，只不过他不便一下回绝，就回答说近期的对手都已安排好了，但他会把这事放在心里，一有机会就首先考虑李义庭。得到这样的答复，罗天扬十分高兴，回来反而劝李义庭再耐心地等几天。

但这一等岂止是几天，屈指算来，李义庭到上海已将近一个月，各家下棋的茶馆都几乎涉足到了，当地的二流棋手也大都交过手了，虽然自我感觉这段时间棋艺又得到了不少的锻炼，收获也不小，可到上海毕竟是为了攻打大高手擂台而来的，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还是觉得有虚此行。看时间已到八月底，擂台赛即将偃旗息鼓，罗天扬再也坐不住了，这天拉着李义庭就去找董文渊。一见面，罗天扬便急急忙忙对董文渊说：“这擂台马上就要撤了，义庭来次上海不容易，你就给他安排一场吧，好歹让他解决一下回家的路费。”在这种情况下，董文渊再也不好敷衍，只得答应“那我去找老杨商量一下”。

杨官璘坐擂表演的场次是固定的——每月15场。他的擂